

民间叙事诗的创作

王 仿 郑硕人

MINJIANXUSHISHI
DE
CHUANGZUO



民间叙事诗的创作

MINJIANXUSHISHI
DE
CHUANGZUO

王 仿 郑硕人

(沪)新登字103号

责任编辑：郑硕人 秦 静

封面设计：朱辰程

民间叙事诗的创作

王 仿 郑硕人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4,000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00册

ISBN 7-5321-0966-6/I·712 定价：5.20元

前 记

1959、1960年，笔者到上海市郊县崇明、奉贤等地采风，惊喜地发现不少汉族民间叙事长诗，当时由个人或与人合作采录了《贩桃郎》《红娘山歌》《白杨村山歌》《林氏女望郎》《严家私情》等作品，同时萌发了研究汉族民间叙事诗的念头。以后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，像这样一类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民间叙事诗的搜集工作也就中断，其研究工作自然也很难在这种政治气候中进行。

时隔二十多年，一直到1982年我们才发表了第一篇探讨汉族民间叙事诗的文章，这除了政治气候方面的原因外，没有可资借鉴的材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胡适在《中国白话文学史》说，中国地理不如印度等国家优越，人们忙于为衣食而奋斗，所以没有闲暇去创作叙事诗。受他的看法的影响，再加上自《孔雀东南飞》以后，汉族长时期没有出现民间叙事诗，周作人、胡怀琛等人就去寻找别的原因，一说是因为叙事诗向曲艺发展了，一则说是向戏曲发展了。他们的看法也有一定根据，民间叙事诗的确对曲艺和戏剧发生了影响，但同时民间叙事诗也受到曲艺和戏剧的影响，而它本身仍然存在，并未消亡。

对民间叙事诗的研究，我们把重点放在它的产生和如何创作方面，由于找不到可资借鉴的现成材料，我们只能自己去寻找有关资料 and 进行实地调查：一、多方面寻找各种有关的书面资料；二、搜集歌手唱的各种异文；三、跟歌手交朋友聊天，向他们请教；四、到作品的发生地进行调查。其后将各种有关的材料加以比较，结合调查情况和从歌手那里得到的知识加以分析，使民间叙事诗如何创作，包括流传中的变异、歌手的艺术加工和创作方法等，能够大体上看出个眉目来。

汉族地区，除江苏、浙江、上海发现几十首民间叙事诗外，湖北也有。1983年笔者在湖北咸宁参加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时，也顺便作了一些调查，认为湖北的作品跟吴越地区的不同，不符合民间叙事诗的概念，所以没有列入研究的范围。其他地方还未发现，吴越地区的作品作为汉族民间叙事诗具有明显代表性，所以我们的第一篇文章《汉族民间叙事诗初探》，虽然谈的是吴越地区的情况，仍然保留原来的题目，不作修改。

本书不用民间叙事诗研究这类名称，而用《民间叙事诗的创作》作书名，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还很初步，只是在民间叙事诗的产生和创作上作了一些探讨，同时也是希望用文字创作的诗歌作者能够重视民间叙事诗，从中汲取有用的养料。中国是诗歌大国，历史悠久，最先走上文坛是诗人，历代诗人创作的诗作之多，无法统计，但叙事诗只出现了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；1949年以后，叙事诗的创作也不景气。1989年12月，《民间文艺季刊》编辑部邀请上海诗

入座谈《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》，诗人萧岗认为：“叙事与抒情的渗透、融合，是叙事诗的特点。”^①叙事诗创作不繁荣，可能跟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有关，而民间叙事诗在这方面却能提供有益的经验。

1985年4月，江、浙、沪两省一市民研会在杭州召开第一次《白蛇传》学术讨论会，会上有很多同志谈到，白娘子是群众创造的生动的人物典型。当时在座的有几位在大学教民间文学课程的老师，笔者在发言中提出心里的一个疑问，向他们请教：在分析具体作品时，我们总是说这个人物写得生动，那个人物是典型，可是在民间文学理论上却总是强调民间文学是集体创作，只有共性，没有个性，只有类型，没有典型。这个说法好像矛盾，应该如何去认识？我的话传到钟敬文教授那里，后来在北京开会见到他时，钟老说，这个说法以后要修改。以前，发表民间文学作品，没有写明讲述者和演唱者的名字，研究个性和典型，自然很困难。现在不但写了，而且有的省市还出版了某故事家、某歌手的专集，为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。这个集子中有两篇文章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，是想引起先辈和同行的注意，大家共同来解决这个理论问题。

研究民间文学，必然要触及和它有关联的学科。周作人、胡怀琛两位先生得出民间叙事诗向曲艺或戏剧发展，就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问题。本书中的《叙事唱词与叙事山歌》《滩簧与吴歌》即是探讨民间叙事诗与曲艺、戏剧的关

^① 参看《民间文艺季刊》1990年第1期《诗的叙事方式》。

系问题。

江、浙、沪两省一市吴语民间文学协作区，有许多热心搜集民间叙事诗的同志，如南通的贾佩锋、吴周翔、沈志冲，无锡的朱海容，苏州的金煦、马汉民，浙江的金天麟、张长工、上海的沈磊、宋新根、周进祥等，本书中许多文章能够写成，是依靠他们提供的资料和在调查时所给予的协助，在此谨向他们致谢。

本书除《汉族民间叙事诗初探》、《五姑娘》的产生与流传演变》、《叙事唱词与叙事山歌》由王仿、郑硕人合写外，其余各篇均由王仿撰写。

目 录

前记·····	1
汉族民间叙事诗初探·····	1
《白杨村山歌》源流考·····	21
《姐夫接阿姨》的形成、变异与发展·····	43
《五姑娘》的产生与流传演变·····	66
试论红娘子的人物个性·····	89
——兼谈叙事民歌《红娘子》的形成与发展	
集体创作中的个人因素·····	118
——几部《赵圣关》长歌的比较	
山歌班对发展长篇叙事民歌的作用·····	140
——有关《朱三与刘二姐》的调查报告	
叙事唱词与叙事山歌·····	155
滩簧与吴歌·····	180
论“吴格”·····	214
吴越地区民间叙事诗概貌·····	236
附录	
一、大拜年·····	255

二、新刻小杨清山歌·····	260
三、新刻小翟冈偷情刘一姐山歌·····	285
四、王阿冲·····	297
五、新编刁刘氏游四门十二月花名·····	304
六、刁家花名·····	306

汉族民间叙事诗初探

一 有关民间叙事诗的论述

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，揭开了中国民间文艺学、民俗学运动的序幕。1922年《歌谣》周刊的创办，更促进了歌谣的搜集与研究工作。当时从事这一事业的，多是大学教授、中小学教师及其他文化工作者。这些人都是利用业余进行工作，因而“没有时间能力可跑到别处去”^①，像顾颉刚先生，也只能“始而在家里就几个小孩口里去采集，继而托人到乡下去采集”^②，钟敬文先生的情况也类似^③，还有的人则用“向全体学生要求他们每人最低限度缴歌谣（或谜语）十首”^④这种方式进行搜集。

当时由于工作条件的限制，不能有较多的时间深入到农村或山区，进行田野作业，就只能采集到一些四、六句到几十

① 何植三：《搜集歌谣的困难》，《歌谣》第29号。

② 见《吴歆集录的序》，《歌谣》第15号。

③ 《一阵春雷——纪念“五四”运动》：“向店里的工人，向家里的嫂嫂，向邻居的老伯伯……的口头上去挖掘山歌、农谚、传说和笑话的矿石，……”载《人民文学》1954年5月号。

④ 白启明：《采辑歌谣的一个经济方法》，《歌谣》第34号。

句的短小歌谣。这是因为能唱短歌的人较多，容易碰到，而长篇叙事山歌（诗）大多保存在少数的优秀的歌手中间，发掘不深，是很难发现的。

搜集工作的局限，必然影响到研究工作。朱自清先生在1929年作为大学教材（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）的《中国歌谣》中说：“韵文的故事，〈孔雀东南飞〉及〈木兰辞〉是最好的例，但现在通行的似不多见。”^①过去没有发现，也只能这样下结论。还有些学者则以臆测代替研究，就难免不夹杂主观的成分，如周作人说：“中国叙事的民歌只有〈孔雀东南飞〉与〈木兰辞〉等几篇，现在流行的多半变形，受了戏剧的影响，成为唱本。”^②胡怀聚先生的看法类似，但不是说受戏剧的影响，而是认为直接向曲艺、戏剧方向发展：“由五言或七言的诗，变为长短句的词，由整齐而变为不整齐，由束缚而变为活泼，这是诗歌界里的一个大关键，却也是自然的趋势。叙事诗为诗的一种，也要跟着诗变的，于是就有叙事的词了。”“叙事的长歌，流传于平民口头上的，当然是民歌，但经了三种变化，就变成后世的戏剧。”^③后两种说法，实际上是说汉族的民间叙事诗已经消亡，只是没有明说而已。这样的说法，显然是不科学的，对民间叙事诗的搜集工作也是不利的，因此，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。

就中国的诗歌发展来说，在民间歌谣的影响下，产生了

① 见该书第136页。

② 见《中国民歌的价值》，《歌谣》第6号。

③ 见《中国民歌研究》第73～74页。“三种变化”指唱和表演的结合，乐器的相和、唱中夹杂说白。

文人诗歌，由整齐的五七言诗的影响，产生了长短句的词曲，这都是事实。但也要看到，诗固然对词曲以影响，诗的本身仍然在继续发展，并未停止或消亡。戏剧和曲艺(包括唱词)反过来也对民间叙事诗的发展起到一定影响，这也是事实。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，更主要的方面，却是民间叙事诗对戏剧、曲艺的影响^①，同时民间叙事诗本身也仍然在继续发展，并未停止或消亡。不看到这一点，那是不全面的。

戏剧、曲艺和叙事诗的相互影响，包括故事、语言、音乐等各个方面，情况是复杂的，各个地方的剧种也不尽相同，有待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们在互相影响的时候，既有变化发展，又各自保留自己的特点。叙事诗跟戏剧不同，自不待说，即跟曲艺比较，差异也很多。

朱自清先生看到了叙事诗跟曲艺唱本的差别，他说：“华广生所辑，疑有唱本之类，不全得自民众口中；他书末全录《玉蜻蜓》弹词，便是可疑的证据。”^②我们同意这个说法，也认为应该在唱本与叙事诗中间划一条线，把它们分开。至于它们之间的特点、差别及相互影响，将另外作探讨。

二 上海搜集到的民间叙事诗

汉族民间叙事诗的采录工作，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，

① 新编《辞海·沪剧》：……渊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，清末形成上海滩簧（当地称“本滩”），在发展过程中曾受苏州滩簧的影响。后来采用文明戏的演出形式，发展为小型舞台剧“申曲”。抗日战争未定名为沪剧。

② 见《中国歌谣》第63页。

采录到的作品数量也不少，如《诗经》中的《氓》《谷风》，汉魏六朝乐府中的《陌上桑》《东门行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木兰辞》等，它们的艺术都达到了较高成就。可惜后来采录工作中断了，想来有许多民间叙事诗由此而失传。明清两代在民间歌谣的搜集上，也出现过高潮，出版了冯梦龙的《山歌》《挂枝儿》，吕得胜父子的《小儿语》，华广生的《白雪遗音》，王庭绍的《霓裳新谱》，李调元的《粤风》，等等，但由于当时的文人跟“五四”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，局限更多，自然难以发现和采录到民间叙事诗。但在实际上，当时流传着不少民间叙事诗，如清同治七年，被江苏巡抚丁日昌列入查禁的“小本淫词唱片目”^①的113种作品中，有曲艺，有小调，也有民间长歌。从题目看，是民间长歌或可能是民间长歌的就有《十送郎》《如何山歌》《三十六码头》《百花名》《采茶山歌》《十二月花名》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《杨邱大山歌》《赵圣关山歌》《小红郎山歌》《来福唱山歌》《沈七哥山歌》《小翟冈山歌》《手巾山歌》《男相思》《女相思》《断私情》《送郎望郎》《结私情》等。现在可以肯定是长篇叙事山歌的有《沈七哥山歌》^②《薛六郎偷阿姨山歌》《赵圣关山歌》三种。我们见到过将后两种长歌合刊的《赵圣关山歌全传》的刻本和手抄本，手抄本写有“甲寅年”（民国三年）字样（钱小柏同志收藏），刻本不记年代，可能是清代

① 见王利器：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第145～14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。

② 这首长歌流传于苏州、无锡一带，有全是唱的和说唱相结合两种形式。后者已发掘出来，刊于《江苏民间文学》1981年3～4期，语言较一般，是唱词或是只记大意，似不能称作民间叙事诗。前者有人听到过，但还未搜集。

刻本(皮作玖同志收藏)。上海、江苏的山歌手也有会唱这两首长歌的。但上海山歌手所唱的与抄刻本所记的,无论是内容,或者是语言,差别都非常大,它们之间的关系,尚待进一步研究。

建国以后,各地注意了民间叙事诗的搜集工作,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特别在少数民族民间叙事诗的搜集整理上,成就辉煌,已为人们所周知。相比之下,汉族民间叙事诗的搜集工作,稍逊一些,但也不是没有收获,别的地区不说,仅在上海就发现和初步采录了不少民间长歌。上海这项工作,是在1960年开始的。当时由上海作协、上海市群众艺术馆、上海文艺出版社抽调干部组成小组,在当地文化馆的配合下,到奉贤县进行歌谣普查。在此前后,有些民间文艺工作者结合本身业务,也做过一些搜集工作。到目前为止,发现长篇的叙事诗两首(一千行以上)、中篇的叙事诗五首(三四百行到千行以下)、短篇的叙事诗六首(一两百句的)。这些民间叙事诗的故事内容和流传情况如下:

《白杨村山歌》:写农村青年男女相爱,女的迫于父母之命,另嫁别人,男的两次寻到女的夫家,最后一次被女的丈夫用石灰撒瞎眼睛,认不得路,断了私情。全诗十八节,正歌八节,约1600行,加上可以穿插进去唱的“丫枝”九节(有一节失传),约2700行。流传于奉贤县西部江海、庄行、齐贤、肖塘、邬桥五个乡,上海县与之接界的马桥乡也有人会唱。

《林氏女望郎》:写财主的儿子姚喜春赴京赶考,路过林氏宅子,为官府女子林氏女看中,两人私自成婚。男的回家

禀报了父母，想征得同意后正式成亲，但因路上吃红菱得了病。女的去探病，男的不久死去。女家以林氏女违反家教，便残酷地将她用钉子钉死。全诗记录稿 2000 行左右，删去重复的，约有 1500 行（参看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 4 集^①）。流传的区域与《白杨村山歌》同。上海县唱的叫《阎六姐望郎》，“林”“阎”音近，可能是流传中产生的变异。它和青浦县金泽乡、商榻乡流传（从江苏传来）的《赵圣关》故事梗概相同，但文句迥异。有些段落跟浦东滩簧《庵堂相会》相同。

《贩桃郎》《白六姐》《严家私情》（又叫《嫂捉奸》），都是写农村青年男女相会，被女家的嫂嫂捉住，靠女的勇敢、聪明，驳倒官府，最后团圆。《贩桃郎》约四百行（已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出版的《民间文学集刊》第 10 本上），流传于崇明、嘉定两县。《白六姐》流传于青浦县，原先可能较长，歌手有“唱不断（完）的《白六姐》”的说法，现在搜集到的不到 400 行。《严家私情》流传于奉贤、南汇两县，原记录稿七百余行，删去重复的余下 500 行。后两首发表在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 3 集^②上。

《姐夫接阿姨》故事写夫妻闲谈，女的夸说自己的妹妹既漂亮，又老实。丈夫不信，两人打赌。女的说要是能将妹妹骗到家里，愿意让妹妹嫁给他，并由她来管家。男的便用计把小姨骗上手，女的因气愤上吊而死。南汇县流传的约 300 行，上海县流传的稍长，增添了姐姐死后变鸟、每日早晨在妹妹梳头时骂她的情节。青浦县的歌手有“载不断的《接阿

① 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 4 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。

② 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 3 集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。

姨》”的说法。据说原先也很长，单是姐夫坐船接阿姨之前的“打(造)舟船”一节，就是一大段，现在还没有找到能唱齐的歌手。

《姐夫接阿姨》又叫《接阿姨》《姐夫偷阿姨》或《姐夫阿姨坟》。据说，故事发生在川沙县的赵行乡。姐姐上吊死了以后，乡人将姐夫和阿姨丢到河里淹死，又分葬在河的两岸。后来，两岸各长出一棵树，树枝又纠缠在一起；碰到大雾天，阿姨临死穿的一双红花鞋，还会从她葬的岸边漂到对岸。但这种结尾，还没有发现会唱的人。

《红娘山歌》：写一个姓王的女子跟情人分别后，男的得病死去，女的怀恋过去，思念情人，郁郁成疾，不久也死去。1959年我们在崇明曾听唱《贩桃郎》的山歌手杨末郎唱过，因与发表过的差别不大，未曾记录(发表于民国二十五年《天地人》创刊号上，记录者为管思九)。

《侯郎与二娘》：又叫《二郎与韩官》，写韩官看中二娘，两人相爱，男家父母因嫌二娘八字不好，要克死丈夫，不让成婚。韩官病死，二娘祭过以后，自杀殉情。载于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《上海歌谣》一书中，近200行，比一般流传的要短一些。

《五姑娘》：写徐阿天到地主杨金元家做长工，跟地主的妹妹五姑娘相爱。女的怀孕后，男的出逃。五姑娘被迫上吊自杀，徐阿天偷偷回来祭奠。参看《采风》第21期。从上海采集到的材料来看，它属于“十二月花名山歌”类，整个故事情节按十二月次序唱下去，每月一种花名，每段四句、八句不等(四句叫一翻)。有的除十二月外，再加一个月：“十三月

无花花不开……”或“十三月无花也要开……”。它除流传于上海的青浦外，浙江的平湖、嘉善、江苏的吴江等地区流传亦广。

《张家花名》：写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，跟一个到川沙县唱戏的小旦金松相爱，女家父母告官，女主人公买通官府，官府判两人成亲。

《蔡家花名》：内容直接表现农民与地主的冲突，写农民借地主放焰火的机会，冲进地主住宅，捣毁房屋。地主告官，官府怕事态扩大，不肯受理，最后地主气死。

其他如《唐家花名》《奚家花名》，也都是写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子要求婚姻自主的故事，奉贤县和南汇县有很多歌手会唱这些歌。

此外，根据戏剧《倭袍》（也是清代禁书）编成的《刁家花名》，根据评弹《珍珠塔》改编的《方家花名》，或是题材来自民间而用唱词语言唱的作品^①，我们都不列入叙事民歌的范围。

以上是上海目前发掘出来的民间叙事诗的简况。由于只调查了上海市的奉贤全县，南汇四个乡，青浦一个乡，宝山的横沙岛，崇明、上海县的一些点，显然还不能反映上海民间叙事诗的实际蕴藏情况。此外，还发现一些线索，但尚未

① 如有一作品，其内容大意是：夏天，盐商收帐，路过一个村子，衣服湿透。他下河洗澡，把衣服挂在树上晒。老妇看见，将衣服偷走。盐商不敢上岸，村妇问明原因，将丈夫的衣服借给盐商。老妇诬说农妇与盐商有私，丈夫迫妻子上吊自杀。盐商闻讯赶来，说明情况，丈夫悔恨不已，拍棺恸哭。值雷雨大作，雷殛死老妇，震动棺木，农妇复活。盐商将家产赠给他们一半，他们过着富裕生活。唱者是宁波人，可能是“宁波说唱新闻”之类的作品，参看附录四《王阿冲》。